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四

起上章攝提格盡
旃蒙協洽凡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以舂陵鄉為章陵縣世世復徭

役比豐沛

復方
目翻

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

悉平

據范紀是年馬成等拔舒獲李憲吳漢等拔朐斬
董憲龐萌蓋獲李憲則江淮平斬董憲龐萌則山

東平也拔胸之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還從宣翻帝積

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

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

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說文曰騰傳也數所角翻公孫述屢

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

孫即宣帝也宣帝有公孫病已之符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

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述刻其掌文曰公孫帝自言手文有奇復扶又翻

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自陳符命遣五威將帥班之天下君非吾賊臣亂子

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

卒讀曰猝

君日月已逝

謂已老也

妻子

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

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荊邯說述曰漢高祖

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

戰

邯下甘翻說輸苒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

何則前死而成功

愈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

附威加山東

賢曰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囂傳曰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雍於

用翻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

此時推危乘勝

推吐雷翻

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

師章句賓友處士

處昌呂翻

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

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

賢曰以器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

不為憂

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

賢曰

問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間古莧翻

使西州豪傑

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

潰

沮在呂翻

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

益州禹貢梁州之域也

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

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

賢曰王氏即王莽也

臣之愚計以為宜及

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

誘音酉

急以此時發國內

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

瓚曰巫山在今

夔州巫山縣東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

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

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桂曰武王伐殷八百

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

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

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

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

東帝謂光武

驅烏

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

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

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

述倣漢制，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於蜀者，述以為兵，故

曰客兵。

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

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

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

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

之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

縣官名少嘗為郎

哀帝時述以父任為郎好呼到翻少詩照翻

習漢家故事

出入灋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

數縣

犍居言翻

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

先王于況翻

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

為述亡國張本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

帝起

兵徇潁川異降以為主簿

為吾披荆棘定關中

偽為于翻

既罷賜珍寶錢

帛詔曰倉卒蕪婁亭豆粥滹沱河麥飯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卒與

同舜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

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

史記管仲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

送於齊公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愧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射而亦翻臣今亦願國家

無忘河北之難

東都臣子率謂天子為國家難乃旦翻

小臣不敢忘巾車

之恩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申屠剛

杜林自隗囂所來

考異曰本傳云七年徵剛按明年囂已臣公孫述必不用詔書當在此

年帝皆拜侍御史以鄭興為太中大夫三月公孫述

使田戎出江關

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巴郡魚復縣賢曰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

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

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

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

閣敗絕

賢曰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又公孫述傳註曰白水關在漢陽

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余據水經白水出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入陰平又東南經廣漢白水縣臨洮與西縣接界故天水之西縣有白水關而廣漢之白水縣亦有白水關自源徂流同一白水也

賢曰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白水關故關城在今梁州金牛縣西

述性嚴酷上下

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執也

也須待也孰

古熟字通用人大呼則響必應言俟其上帝知其終不下乖離而攻之必有為內應者呼火故翻

為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郡國志長安在雒陽

西九百五十里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

使中郎將來歛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歛許及翻

璽斯氏翻疑難故事故也復扶又翻事久兗豫不決賢曰兗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兗兗

行貌也音淫余按兗讀與猶同毛晃曰兗字從犬曲其足古與尤字同唐史以兗豫之兗音淫者誤也歛

遂發憤質責囂曰賢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否音

鄙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囂字伯春

質職日翻賢曰委質猶屈膝也又音摯

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

邪因欲前刺囂

刺七亦翻

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

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

邯下甘翻

囂將王遵諫曰

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

來歙字君叔賢曰光武之姑子故曰

外兄使疏吏翻

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

析骸易子之禍

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

聞之遂圍宋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變

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

以伯春之命哉

重直用翻

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

游說皆可按覆

行下孟翻說輸芮翻

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

其言

偽翻為于

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己未車駕至自長安

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

師古曰坻音丁計翻又音底

伐木

塞道

塞悉則翻

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

馬武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

偽翻為于

今百

姓遭難戶口耗少

難乃旦翻少詩沼翻

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

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

所部郡縣名考覈其實也

省減吏員縣國不

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

其一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

堯舜之盛猶加三考

賢曰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大

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

如倉氏庫氏之類是也長知兩

翻下

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譁益以為

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

數見換易

卒與猝同數所角翻

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

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

劾戶舉翻

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

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天於紹
翻卒讀

曰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

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三十年為一世治直吏翻

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代易頗簡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 癸巳詔曰頃者師旅

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

謂十分而稅其一也

今糧儲差積

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賢曰景帝二年令田租三十而

稅一今依景帝故
云舊制見賢遍翻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

賢曰

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

馮異軍柁邑祭遵軍汧

賢曰汧水

今幽州新平縣漆水在西

名因以名縣屬右扶風故城在

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

今隴州汧城縣南汧苦堅翻

引軍未至柁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

隴

行姓也姓譜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

分遣巡取柁邑異即馳兵欲先

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

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怛怛小利

賢曰怛怛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

復為之爾雅曰怛復也郭景純曰謂慣怛復為之也怛尼丑翻怛音遘

遂欲深入若得柁

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

孫武子之言

今先據城

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

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

卒讀曰猝

巡軍驚亂奔

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

耿定等悉畔隗囂降

長知兩翻

詔異進軍義渠

義渠縣屬北地郡古義渠

戎地也

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與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

定皆降

輿音郁鞬居言翻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

託先后末屬

謂孝文竇皇后之親屬也復扶又翻

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

將帥守持一隅

復扶又翻

故遣劉鈞口陳肝膽

事見上卷五年

自以

底裏上露長無纖介

賢曰底裏皆露言無藏隱

而璽書盛稱蜀漢二

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

識無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

之人

分扶問翻背蒲妹翻

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

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

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

賢曰高平縣屬安定後改

為平高今原州縣

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

姓譜席其先姓籍避
項羽諱改姓席氏

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

甚厚

尉與慰同尉安也籍薦也尉以安於身上籍以安於身下

融乃與隗囂書曰將

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

賢曰謂漢遭王莽篡奪也

守節不

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

為此也

為于偽翻

而忿悁之間

悁患也吉縣翻躁急也

改節易圖委成

功造難就

委棄成就也

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

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

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

當今

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

易以鼓翻下同

難以自建

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

夫負虛交而易彊禦

負恃也
易輕也

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

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

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

復扶又翻下
同難乃旦翻

是使積疴不

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

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

怨

謂憂之之過而言之甚切
將以為德而反以取怨也

知且以言獲罪也置不納

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䟽請師期帝深嘉美

之融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

大破之

更始時先零羌封何等諸種殺金城太守據其郡囂賂遺封何等結盟欲發其衆零音憐

因

並河揚威武

賢曰並蒲浪翻

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

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

融祖

父墳墓

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

遺以四方珍羞既以厚融且示四方來服

在扶風

能致遠物也數所

梁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

角翻

遺于李翻

元

張元隗囂使刺七亦翻

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

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

先悉薦翻

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

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

偽為于翻

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

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

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惡其上

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
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
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

為陳禍福

說輸芮翻為于偽翻說客單車往使足矣光武遣馬援將突騎五千欲耀兵威以示隴右

諸將使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誅而來

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

天下表的

隗囂字季孟賢曰表猶標也言為標表的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背背

妹翻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

計

遺于季翻

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

賢曰

王元字游翁據隗囂傳元字惠孟游翁蓋其別字也

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

所謂以九泥封函谷關也

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

間古翻

過

存伯春

存存問也時因囂子恂於河內伯春恂字也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

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

夕號泣

號戶刀翻

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

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

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

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賢曰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分羹謂樂羊也余謂此

正引高帝答項羽之事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

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

即其所常言以

感人悟物者而窮其本情

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

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

爵

事見上卷四年賢曰愧猶辱也

今更共陸陸往附之

賢曰陸陸猶碌碌也

將難

為顏乎

言將有慙色也

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言蜀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以為質也復扶又翻質音致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

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

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歸入也言其年已入老境也字林曰併音卑正

翻朝直遙翻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

人共說季孟

牛邯字孺卿說翰芮翻

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

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

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

二邦謂隴西天水夏戶雅翻

春卿事李孟外

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

友邪應有切磋

賢曰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

豈有知其無

成而但萎腠咋舌又手從族乎

賢曰萎腠與弱也萎音於罪翻腠音乃罪翻咋

吐格翻齧也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賢曰以食為喻少詩

沼翻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

州言

為于偽翻

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援

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

援咸敬重焉

更工衛類

隗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

卒讀

曰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

節親自追還

此因王元隴坻之提而有嫚書也

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

小杖則受

賢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辭

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

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

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

復扶

又翻汧苦堅翻

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

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

高帝時柴武與韓王信書之言

今若束手

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

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

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使疏吏翻

匈奴與盧芳為

寇不息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以脩舊好

颯使匈奴見三十九卷更

始二年颯音立好呼到翻

單于驕倨雖遣使報命而寇暴如故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

漢官儀曰

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閼麗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

公孫

述立隗囂為朔寧王

賢曰欲其寧靜北邊也

遣兵往來為之援執

張形執以為之援也

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

書者不得言聖

上時掌翻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

政則謫見日月

賢曰謫責也音直草翻見賢遍翻

要在因人之心擇人

處位

處昌呂翻

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

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

則人位謬矣

人不稱其位位不宜其人也

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

臣讓善之功

賢曰濟成也

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

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

疾

亢苦浪翻

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

意洪範之灋

賢曰克能也柔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克

帝躬勤政

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夏四月壬午大赦五月

戊戌以前將軍李通為大司空大司農江馮上言宜

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

者帝賓臣者霸

元王莽厭難將軍陳欽之子賢曰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

故武王

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

禮太宗假宰輔之權

賢曰蕭何為相國高祖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孝文也申屠嘉

召責鄧通孝文令人謝嘉故曰假權也

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

以偷天下

操干高翻

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

相之威以刺舉為明激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

弟變其父兄

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變者上變告之也陪僕猶左傳所謂陪臺也毛晃

曰陪臺臣也蓋古者家臣謂之陪臣故家之臣僕謂之陪僕長知兩翻

罔密濫峻大臣無

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身為世戮

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

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

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酒泉太守竺曾以

弟報怨殺人

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屑等

自免去郡竇融承制

拜曾武鋒將軍更以辛彤為酒泉太守

更工衡翻彤余中翻

秋

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

賢曰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宋白

曰滑州潘原縣漢陰槃縣地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

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

考異曰帝紀六年冬隗囂將行巡寇扶風馮異拒破之馮異傳

六年夏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分遣巡取拘邑異

即先據柁邑破廵又云祭遵亦破王元於汧隗囂傳侵
三輔事亦同按此文勢緣諸將才敗還隗囂即遣二將
追之故得云乘勝又云馮異未及至柁邑也然則馮異
祭遵之破王元行廵實在六年明矣至十年八月紀又
有隗囂寇安定馮異祭遵擊却之此即隗囂傳所書秋
囂侵安定至陰槃馮異拒之又令別將攻祭遵於汧兵
並無利者也據此是囂兩歲各嘗攻馮異祭遵矣故遵
傳亦云數挫隗囂也而袁紀不載六年事併在七年秋
紀之且傳云囂乘勝若事已一年安可云乘勝又
馮異何緣稽緩爾久不至柁邑故知袁紀誤矣

帝將

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

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

降戶江
翻下同

拜太中大夫

封向義侯

冬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

朔方太守田颯

颯音立守式入翻下同

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

前代錄匈奴貴姓喬氏代為輔相

帝令領職如故

帝好圖讖

讖楚諧翻

與

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

好呼到翻斷丁亂翻

何如對曰

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

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南陽太守杜詩

郡國

志南陽郡在雒陽南七百里

政治清平

治直吏翻

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

修治陂池

治直之翻

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

比薄必翻又毗至翻

時

人方於召信臣

方比也召信臣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召讀曰邵

南陽為之

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畧

陽賢曰畧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泰州隴城縣西北番音盤宋白曰畧陽道在隴城縣東六十里即故冀城魏黃

初中改為隴城時隗囂居

冀以地理考之當從宋說

斬隗囂守將金梁

姓譜金古金天氏之後入漢金

日碑本匈奴休屠王子以祭天金人為金氏

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

喜曰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

易以

吳漢

等諸將聞歙據畧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

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

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

賢曰雞頭山道也一名塋崗山在原州西塞悉則翻

牛

邯軍瓦亭

賢曰安定烏氏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杜佑曰瓦亭關在唐原州之蕭

關蕭關漢朝邯縣地邯下甘翻

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畧陽公孫述

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

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

斷丁管翻下同

囂盡銳攻之

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

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

車勒

勒在馬
胃音盾

帝不從西至漆

漆縣屬右扶風以漆水名
縣杜佑曰新平漢漆縣地

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兗豫未決

兗與
猶同

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

必破之狀

說如
字

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

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

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

郡國志高平
縣有第一城

竇融率五郡

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

月氏為匈奴所破餘
種西踰葱嶺其不能

去者保南山號
小月氏音支

輕重五千餘兩

重直用
翻音亮

與大軍會是

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

朝直遙翻

融先遣從事

問會見儀適

賢曰猶言儀注余謂適當也會見之儀各有當也見賢遍翻

帝聞而善

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

殊異也絕也謂待之

之禮異絕於羣臣也

遂共進軍數道上隴

上時掌翻

使王遵以書招牛

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

地理志天水郡十六縣

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

賢曰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

縣西南余據地理志西縣本屬隴西郡後乃改屬漢陽

西城者西縣城也以西城為縣名誤矣

明帝永平十七年方改天水為漢陽

而田弇李育保

上邽

上邽縣屬天水郡
弇古含翻

畧陽圍解帝勞賜來歙

勞力到翻

班坐

絕席在諸將之右

專席而坐於諸將之上不與諸坐者並也

賜歙妻縑千匹

毛晃曰縑并絲縉又絹也

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

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謂必不歸降如黥布

云欲為帝亦任之也

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

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

融封安豐陽泉

募安風四縣皆屬廬江郡

弟友為顯親侯

郡國志漢陽郡有顯親縣賢曰故城在今秦州成紀

縣東南帝置顯親縣以封友褒顯竇氏有孝文皇后之親也

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

竺曾助義侯梁統成義侯史苞襄義侯庫鈞輔義侯辛彤扶義侯

遣西還所鎮融以久

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

數所角翻下同

詔報曰吾與將

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

循撫循也

順也無擅離部曲

離智翻

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

兵亦叛京師騷動

郡國志潁川郡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河東郡在雒陽西北五百里

帝

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

郭憲字子橫

秋八月帝自上

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

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

復扶又翻下同

每一發兵頭

須為白

言苦心於軍事也須與鬚同古字通同

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

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

近其新翻

當以時定惟念獨

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

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

賢曰狡猾也間古覓翻說文曰誑亦

誤也音卦如聞乘輿南向

乘繩證翻

賊必惶怖歸死

怖普布翻

臣願執

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

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恂前為潁川太

守故云復借也乃留恂長社

長社縣屬潁川郡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

社師古曰
長讀如字

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降戶江翻

東郡濟陰盜賊亦

起

郡國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里濟陰郡在雒陽東八百里濟子禮翻

帝遣李通王常擊

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

東光縣屬渤海郡賢曰今滄州縣

威

信著於衛地

東郡衛地也

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

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

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璽斯氏翻

戊寅車駕還自潁

川安丘侯張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宏藍欲招其

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討斬之冬十月丙

午上行幸懷十一月乙丑還雒陽 楊廣死隗囂窮困

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

水經註戎丘城在西北戎溪水逕其南

登城呼

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

偽為翻

願諸軍亟

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

刎扶粉翻

初帝敕吳漢曰諸郡

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

沮在呂翻敗蒲邁翻

宜

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

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

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

卒讀曰倅

鼓譟大

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

呼火故翻
陳讀曰陣

元

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

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

重直用翻
蓋古盍翻

囂出

兵尾擊諸營

尾擊謂尋其
後而擊之也

岑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

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

汧口
堅翻

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

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

為子
偽翻

校尉太

原溫序為囂將苟宇所獲

姓譜唐叔虞之子受封於
河內溫因以命族又郤至

食采於溫號溫季因以為族據序傳序為護羌校尉行
部至襄武為苟宇所獲考異曰按序傳及袁紀皆稱

序為護羌校尉檢西羌傳九年方置此官牛邯為
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今但云校尉

宇曉

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

以節撾殺數人

撾職瓜
翻擊也

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

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

所殺無令須汙土

汙烏
故翻

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

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十二月高句麗王

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

王莽貶高句麗為侯今復其王
號句音如字又音駒又巨俱翻

是歲大水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

潁陽縣屬潁川郡

詔馮異并

將其營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

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

歌投壺

賢曰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

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臨

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

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涕泣

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

復扶又翻下同

詔大長秋謁者河

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

皇后卿曰將行秦官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師古曰秋者

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西都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東都之後純用閹人矣

至蔡車駕

復臨之既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

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遵為征虜將軍

衛尉鉞期曰陛

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

言帝念祭遵屢以為言羣臣愧不如

遵各懷懼也鉞音姚

帝乃止

隗囂病且餓餐糗糒

鄭康成曰糗焚大豆與米也糒

乾飯糗去久翻又丘救翻糒音備

恚憤而卒

恚於避翻卒子恤翻

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

為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

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

守程況將數萬人下江關

任音

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

及夷道夷陵

五年岑彭留馮駿軍江州分屯夷道夷陵巫縣亦屬南郡

因據荆門虎

牙

水經註曰江水東歷荆門虎牙之間荆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

類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賢曰在今峽州夷陵縣東南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橫

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櫓柱以絕水道

關樓范書作闕樓猶今城上敵樓也

櫓徂官翻叢木為柱曰櫓柱又作管翻

結營跨山以塞陸路

塞悉則翻

拒漢兵

夏六月丙戌帝幸緱氏登輶轅

緱氏縣屬河南尹縣有緱氏山輶轅山輶

輓坂並在雒陽之東
南緹工戾翻輓音環

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萬

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

高柳縣屬代郡賢曰故城在今雲州定襄

縣水經註曰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嶽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

匈奴救之漢軍不

利於是匈奴轉盛鈔暴日增

鈔楚交翻

詔朱祐屯常山王常

屯涿郡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以討虜將軍王霸為上

谷太守以備匈奴

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

監古

銜翻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

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

息氣也

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

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
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
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
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驃騎將軍

杜茂與賈覽戰於繁時

賢曰繁時縣屬鴈門郡今代州
縣時音止余按唐代州繁時雖

存漢縣名然
非古繁時也

茂軍敗績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

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

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

續漢志司徒掾屬三十一人
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

今

涼州部皆有降羌

降戶江翻

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

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

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

被皮義翻處昌呂翻數所角翻黠下

八翻為于偽翻

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

武帝開西南夷置一都尉

幽州

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

應劭

曰漢官護烏桓護羌校尉比二千石擁節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校戶教翻

治其怨結

治直

之歲時巡行

行下孟翻

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

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

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 盜殺陰貴人

母鄧氏及弟訢

訢許靳翻

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

帝追爵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以就嗣哀侯後漢舊制惟皇后父封侯貴人未正位中宮而追爵其父非舊也

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

有先登陷陳之功

復扶又翻陳讀曰陣

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

天下缺望

賢曰缺音羌志翻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

誠所不願帝

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

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

取讀曰娶

愚心實不安也

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

深自降挹

以器俯而取水曰挹人之謙下者亦曰挹

卒不為宗親求位

卒子恤翻

為于偽翻

帝召寇恂還以漁陽太守郭伋為潁川太守伋

招降山賊趙宏召吳等數百人皆遣歸附農

附農者附於農籍也

召讀曰邵

因自劾專命

賢曰謂擅放降賊也劾戶槩翻

帝不以咎之後宏吳

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驛

不絕

莎車王康卒弟賢立攻殺拘彌西夜王

拘彌即前漢之

扞采唐曰寧彌西夜國去維陽萬四千四百里

而使康兩子王之

王于况翻

十年春正月吳漢復率捕虜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六萬

人出高柳擊賈覽

復扶又翻

匈奴數千騎救之連戰於平城

下平城縣屬

破走之

夏陽節侯馮異等

馮異傳云封異陽夏侯賢

鴈門郡

曰夏音賈馬武傳未列二十八將官位姓名曰夏陽侯

馮異陽夏縣屬淮陽郡夏陽縣屬左馮翊未知孰是夏

陽之夏

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

戶雅翻

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

天水冀縣有落門聚有落門山賢曰

在今渭州隴西縣東南

未拔夏異薨於軍

秋八月己亥上幸長

安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

帝之上隴也遣馬援

招降峻及吳漢等軍退峻
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
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

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

賢曰從
雒陽至

高平長
安為中

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

以制四方也

從千
容翻

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

也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

寇恂往降之

降戶江
翻下同

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

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
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

使

使疏
吏翻

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

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

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

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

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

謂文死則峻
亡其膽也

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

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犇蜀

徙諸隗於京師以東

隗純降而徙其族以其西州
疆宗恐其後復能為變也

後隗

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先零羌與諸種

寇金城隴西

零音憐種章勇翻

來歙率蓋延等進擊大破之

蓋古

盍翻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飢乏隴右遂安而

涼州流通焉

涼州諸郡至京師皆須度隴隴右安則涼州之路流通

庚寅車駕

還宮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陽

考異曰帝紀己酉幸南陽庚午車駕還宮上

有二月己卯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陽以長歷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蓋帝紀己酉

上脫三月字今從袁紀

還幸章陵庚午車駕還宮 岑彭屯津鄉

數攻田戎等不克

數所角翻

帝遣吳漢率諸虜將軍劉隆等三

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

船數千艘

艘蘇遭翻

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

棹卒持棹

行船者也

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

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

為彭

征南大將軍故稱為征南公

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

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

流而上直衝浮橋

上時掌翻

而櫓柱有反杷鉤

反杷鉤者既鉤住敵船使

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也

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

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

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

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

先以隆守南郡而上奏也上時掌翻

自率

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

華陽國志巴楚相攻

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川南岸對白帝城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南即古捍關也杜佑曰巴山縣古

扞關如此則別是一處

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

勞彭復讓不受

勞力到翻復扶又翻

百姓大喜爭開門降

降戶詔江翻

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

號付後將軍

後將軍者將兵繼彭後而進者也

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

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

卒讀曰猝

留馮駿守之自引

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

賢曰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按宋白續通典

忠州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合州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墊音徒協翻平曲地闕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

橈繼進

爾雅曰橈謂之橈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橈音饒

夏先零羌寇臨洮

臨洮縣屬隴西郡零音憐洮音韜

來歙薦馬援為隴西太守

郡國志隴西郡在雒

陽西二十里 擊先零羌大破之 公孫述以王元為將

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姓譜環姓也楚環列尹之後又楚有賢者環淵河池縣屬

武都郡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

辨皮覓翻

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

未殊謂未絕也刺客

七亦翻

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

虎牙何敢然

延為虎牙大將軍故以虎牙稱之

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

國

中竹仲翻下同

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

蓋延字巨卿屬之欲翻

而反

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

強起受所誠

強其
兩翻

歎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

日入而羣
動息故甲

夜謂之
人定

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

何人謂不
知何人也

臣不敢自

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

稱尺
證翻

夫理國以得賢為

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

賢曰骨鯁謂正直也說文
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

為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

賜教督

被皮義翻
數所角翻

投筆抽刃而絕

凡為人所刺者刃在身猶未死抽刃則氣

絕矣帝聞大驚省書攬涕

省悉
景翻

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

將代之歎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

乘繩
證翻

趙王良

從帝送歛喪還入夏城門

雒陽十二城門
夏門位在亥

與中郎將張

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

百官志城門校尉掌雒陽十二城門每門候一

人邯下
甘翻

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

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

劾戶槩翻
又戶得翻

朝廷肅然

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

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吏
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

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
官主雒陽朝會與三府掾同

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

曰貴戚且飲手以避二鮑永行縣到霸陵

司隸校尉主
三河三輔弘

農霸陵縣屬京
兆行下孟翻

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

風椎牛上苟諫冢

苟諫保護鮑永事見三十卷更始二年上時掌翻

帝聞之意

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

武帝置十三州刺史皆部使者也司隸今出所

部故言奉使使疏吏翻

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

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

行下孟翻

帝意乃

釋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

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

廣漢縣屬廣漢

郡賢曰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宋白曰資州諸縣皆漢資中地磐石縣資州治所漢資中也故城

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

賢曰即黃石灘也水經注曰江

水自涪陵東出百里而屆于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杜佑曰今謂之橫石灘

岑彭使臧宮將

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

涪音浮杜佑音符水經涪水出廣漢屬國

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北又東南逕綿竹縣北即臧宮遡涪至平陽鄉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西流意此即平曲也上時掌翻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

泝都江而上

賢曰都江成都江也宋白曰襲擊侯丹大

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賢曰武陽縣屬犍為

郡故城在今隆州隆山縣東也又曰故城在今眉州劉昫曰唐陵州仁壽縣漢武陽縣地或曰今眉州眉山彭山縣本漢武陽縣地杜佑曰漢武陽縣故城在嘉州綏山縣東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

都數十里

賢曰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宋白曰蜀志漢元朔二年置廣都縣

隋仁壽元年避煬帝諱改為雙流唐龍朔三年析雙流縣又置廣都縣於舊縣南一十二里

執若風

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

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

帝紀作沱水此作沅承臧宮傳之誤也賢曰水

經注曰沱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余據今潼川府通泉縣北有沅水

臧宮

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

望成敗

復扶又翻

宮欲引還恐為

音去聲

所反

賢曰反音翻

會帝遣

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

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

幟昌志翻騎奇寄翻

挾船而

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

呼火故翻卒讀曰猝

登山望之

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

濁

為于偽翻

延岑犇成都其衆悉降

降戶江翻

盡獲其兵馬珍寶

自是乘勝追北

賢曰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

也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

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

藏宮傳作平陽鄉此逸平

字水經註曰藏宮沔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王
拔綿竹涪水經綿竹縣北則平陽鄉當在綿竹縣界

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
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
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
以憂死

省悉景翻少詩
照翻復扶又翻

帝還自長安冬十月公孫

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彭夜刺殺彭

刺殺之刺
七亦翻

太中

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

齊秋豪無犯卬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

任貴降述事見四十卷
元年卬渠恭翻任音壬

會彭已被害

被皮
義翻

帝盡以任貴

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為立廟祠之

偽為
翻于

馬成等破河

池遂平武都

郡國志武都郡在雒陽西一千九百里

先零諸種羌數萬人

屯聚寇鈔拒浩疊隘

零音憐種章勇翻鈔楚交翻浩疊音告門

成與馬援深

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

金城破羌之西

破羌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宋白曰湟水縣本漢破羌縣

地後魏得羌地於此置西都縣隋改為湟水

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

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

易以
鼓翻

其田土肥壤

賢曰無塊曰壤

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

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

為于偽翻
長知西翻

起

塢候

字林曰塢小障也
字或作塢一古翻

開溝洫

洫況
域翻

勸以耕牧郡中樂

業

樂音
洛

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

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

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上時
掌翻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

過古
禾翻

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

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資治通鑑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五

起桑兆涖灘盡桑兆敦牂凡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

魚涪津

續漢書曰捷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

遂

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捷為界

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

都拔之

武帝元朔二年置廣都縣屬蜀郡

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賢曰市橋即七

星橋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

都縣西南四里水經註成都中两江有七橋西南石牛

門外曰市橋

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

不能禁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帝必欲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又下詔諭述曰

勿以來歟岑彭受害自疑

二人受害見上卷上年歟許及翻

今以時自

詰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

數所角翻

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

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

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

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

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

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

臨事勃亂

比毗至翻千條萬端言詳細也勃與悖同

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

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

復扶又翻

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

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

言幸而無它虞不至喪敗也

急引兵還

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

吉將衆十許萬

十許萬者約言之也

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

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

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

厲勉也毛晃曰勉厲之厲有修

飾振起之意

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

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

音量

良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

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

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

旛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

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

晡日加申為晡奔謨翻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

拒述具以狀上上時掌翻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

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賢曰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

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

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

郭中

成都郭中也

臧宮拔縣竹破涪城

涪縣屬廣漢郡賢曰涪城今縣竹縣宋白

曰縣州巴西

縣本漢涪縣

斬公孫恢

恢述弟也

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

成都

賢曰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

郫縣北郫音皮

李通欲避權執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

司空印綬

上時掌翻

以特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

通首創大謀

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地皇三年

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

侯

召讀與邵同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

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

易以豉翻

不宜有愛

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

偽建旗幟鳴鼓挑戰

幟昌志翻挑徒了翻下同

而潛遣奇兵出吳漢

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

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

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

招懷蜀人

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

說如字

漢從之

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

臧宮傳作咸門賢曰成都

城北面東頭門此

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

行陽字東或作西

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

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

邯戶甘翻

述兵大亂

高午犇陳刺述

陳讀曰陣刺七亦翻

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

兵屬延岑

屬之欲翻

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

降戶江翻

辛巳吳

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

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

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

尚宗室子孫更嘗吏職

更工衡翻

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

觀放麋啜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

放而與其母孟孫怒而逐西巴既而復之使傳其子戰國策曰樂羊為將為魏文侯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褚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既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將即亮翻

初述

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

業平帝元始中除為郎會王莽居攝

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夫既不仕於莽其肯為述乎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

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言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

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

珍御謂食珍之

供進者

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

為子偽翻下同

身名俱全不亦優

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為此

故也君子見危授命

論語載子張之言也

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

誘音西

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

斷丁

亂翻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

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

暈音暉

述又聘巴郡譙玄

姓譙曹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焉玄平帝元始四年為繡衣使者分行天下觀省風俗會莽居攝弃使者車歸家

隱遁

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

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

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

為于偽翻

述

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

平帝時皓為美陽令嘉為郎王莽篡位並弃官西歸

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

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

言身為漢臣豈不念故主乎

王皓先自刎

以首付使者

勿武粉翻

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

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捷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

癩陽狂以避之

捷居言翻費音
祕又父沸翻

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

盲以辭徵命

青盲者其瞳子不精
明不能睹物任音壬

帝既平蜀詔贈常少

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

少隆死見
上卷上年

譙玄已卒祠以中牢

師古曰中牢即
少牢謂羊豕也

勅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

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郡國志
合浦郡

在雒陽南九千
一百九十一里

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

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為益

州太守

郡國志益州郡在雒
陽西五千五百里

齊訓農治兵

治直
之翻

降集群

夷甚得其和

降戶江翻下同

公孫述時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

子許以封侯齊不降聞上即位間道遣使自聞

間古覓翻使疏

吏翻

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 十二月辛卯揚武

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

參狼羌無弋爰劍之後也爰劍孫邛將其種人南出賜
支河曲之西數千里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或為氐
牛種越雋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
種武都羌是也爰劍曾孫忍及弟舞留湟中是為湟中
諸種羌種

章勇翻

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

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

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

百官志郡守有丞一人有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

曹事其餘有議曹法曹賊曹

決曹金曹倉曹等掾俞絹翻

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

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

黠下八翻

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

報讐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

城發兵

賢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余據隴西郡治狄道故得詣門白太守長知兩翻

援時

與賓客飲大笈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

賢曰曉喻也寺舍官舍也

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怖普布翻

後稍定郡中服

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

賢曰漢法軍行逗留畏慢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為務

山桑節

侯王常年平烈侯耿况東光成侯耿純皆薨

謚法好廉自克曰節

有功安民曰烈賀琛曰佐相克終曰成惇庀淳固曰成

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

以弇弟廣舉並為中郎將

乘繩證翻數所角翻復扶又翻

弇兄弟六人

弇舒國廣舉霸兄弟六人

皆垂青紫省侍醫藥

省悉景翻

當世以為榮

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

等將兵鎮守北邊治飛狐道

治飛狐道以通趙魏應援北邊之兵

築亭障

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上

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

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

乘繩證翻兩音亮被皮義翻

既至詣城

門上印綬

上時掌翻

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

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

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中山信都河間清河趙國勃海

又

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

河西最為富饒

姑臧縣屬武威郡劉昫曰姑臧縣秦月氏戎所處匈奴名蓋藏城語訛為姑臧

城長知兩翻

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

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笈以為身處

脂膏不能自潤

說文戴角者脂無角者膏處昌呂翻

及從融入朝諸守令

財貨連轂彌竟川澤

穀戶谷翻

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

賞之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

睢音雖任音壬

帝親見戒

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

不忠

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為長又與上語相

應今

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

曲禮曰毋

雷同鄭氏註曰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已不當然也

善事上官臣不敢

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郡國

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

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復扶又翻

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漢官儀曰口實膳羞之事也

時異

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

賜騎士馬駕鼓車

輿服志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上雅不喜聽

音樂

喜許既翻

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

南郅暉拒關不開

賢曰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暉於粉翻

上令從者見

面於門間

見賢通翻

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

中門入

賢曰東面中門也

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

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尚書無逸之辭盤樂也

而陛下遠獵山林

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

門候為叅封尉

雒陽十二城門每門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叅封縣屬琅邪郡

二月遣

捕虜將軍馬武屯滹沱河以備匈奴

滹讀曰呼

盧芳攻雲

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

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

鐫子全翻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

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

王茂皆降爵為侯

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無有與漢俱存亡者文帝封梁王城陽菑川景帝

封河間長沙中山常山昭帝封廣陽廣陵高密此數國至王莽篡漢而廢但封長沙真定河間中山者與帝同出於景帝也長沙春陵之太宗真定常山王憲之後改封者今復降爵為侯以服屬已疏也 丁巳以

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

良帝叔父

章興帝兄子也

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

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保

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有司奏列侯
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

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賢曰武始縣屬魏郡
富平縣屬平原郡

庚午以

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公

平帝元始四年改紹嘉公

曰宋公承休公曰鄭
公今又改鄭曰衛

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為

大司徒

郡國志沛郡在雒陽
東南一百二十里

丙子行大司空馬成復

為揚武將軍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

宛於元

詔過家

上冢賜穀二萬斛

上時
掌翻

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

功臣增邑更封

更工
衡翻

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

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

禹食昌安夷
安淳于高密

四縣賢曰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余據西漢以高密為王國東漢為侯國屬北海國賢所云蓋侯國也

李通

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

固始侯國屬汝南郡
故寢縣也帝更名史

記正義曰孫叔敖以寢丘土寢薄取為封邑李通又募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改名固始膠東西漢以為王國帝以為侯國併屬北海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

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

耗息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

樂音
洛復

扶又
翻

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

不對

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陳讀曰陣

此非

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

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

去羌呂翻

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

不令以吏職為過

恐其以職事有過而失爵邑也

遂罷左右將軍官耿

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

上時掌翻

皆以列侯就第加位

特進奉朝請

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

鄧禹內行淳備

行下孟翻

有子

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

世澹資用國邑不修產利

凡用度皆資於國邑不事生產作業及營利也

賈復

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

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

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

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

回容猶今言回護也賢曰回曲

也曲法以容也

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

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益州傳送公孫述瞽

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澹物始備

賢曰瞽無目之人也為樂師取

其無所見於音審也郊廟之器樽彝之屬也樂器鐘磬之屬也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孔頴達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謂蓋也輿者車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余謂法物即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傳直繼翻

時兵革既息天

下少事文書調役

調徒弔翻

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甲

寅以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

朝直遙翻下同

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

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

數所角翻

上

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

識楚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顧其有才能何況

諧翻

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

復扶又翻間古莧翻
見賢遍翻下以意推

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

逡巡却退貌

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

傳音使融出也

它日會見迎詔融

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

賢曰日者猶往日也

故命公暑熱且自

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

重直用翻

五月匈奴寇河東

十四年夏邛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雋太守

郡國志越雋郡在雒陽西四千八百里
雋音髓卽渠容翻任音士上時掌翻

秋會稽大疫

郡國志會稽郡在雒陽東
三千八百里會古外翻

沙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

使奉獻

莎素木翻
鄯時戰翻

西域苦匈奴重斂

斂力
瞻翻

皆願屬漢復

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

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

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

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

易以
政翻

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

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

去羌呂翻

刑罰在衷無取於輕

衷中也適也

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

高帝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定

律九章

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灋

文帝元年除收挈相坐法十三年除肉刑

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

丁斷

亂翻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

按嘉傳及刑法志並

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畧而不載也

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

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

厭於葉翻

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

於左

體政體也傳音附

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

典事下公卿

下遐嫁翻

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

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果桃

菜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灋

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

賢曰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

相匿以大避法焉

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

復扶又翻

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

尚書

呂刑之言

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

內稱治

治直吏翻

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

人易犯之所致也

易以
跋翻

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

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

好呼
到翻

言無

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

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

復扶

又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

翻一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賢曰成禮具禮也言
不以非命而降其葬

禮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說傳也

音悅孔安國曰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陸德明音瞑莫遍翻眩玄遍翻徐又呼

縣翻瞑眩困極也

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

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

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累力瑞翻

丁未有星孛於昴

昴七星西方之宿也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黃道之所

經也字蒲內翻

以汝南太守歐陽歆為大司徒

郡國志汝南郡在雒陽南

六百五十里歆許及翻

匈奴寇鈔日盛

鈔楚交翻

州郡不能禁二月

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

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

郡國志雁門郡在雄

陽北一千五百里代郡在雄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

匈奴左

部遂復轉居塞內

復扶又翻

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部數千人

每部各數千人也

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

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

濟子禮翻

蒼為東平公延為淮

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

公

邪音耶

癸丑追謚兄繡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

續功業不就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

其少貴

少詩照翻

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

平陰緱氏二縣皆屬河南尹緱工侯翻

其後章遷梁郡太守

梁郡在雒陽東南八百五

十里興遷弘農太守

郡國志弘農郡在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

帝以天下墾

田多不以實自占

占之瞻翻

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

州郡檢覈

覈者考其實也下戶稼翻

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

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

度徒洛翻

呼火故翻

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

羸倫為翻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

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

陽不可問

宋白曰漢割秦南陽河南二郡之西境置弘農郡義取弘大農桑為名

帝詰吏

由趣

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為何如也

吏不肯服抵言

於長壽街上得之

抵欺也賢曰長壽街在洛陽城中

帝怒時東海公陽

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

敕教戒也

當欲以墾田相方

耳

敕教也戒也相方求問其墾田之數以相比也

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

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

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

虎賁將虎賁中郎將也將即亮

翻

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

首式
救翻

上由是益竒愛陽

為立

陽為太
子張本

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長知
兩翻

冬

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歆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

罪千餘萬下獄

下遐
稼翻

歆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

自歐陽
生傳伏

生尚書至歆八
世皆為博士

諸生守闕為歆求哀者千餘人

為于
偽翻

至

有自髡剔者

毛晃曰剃髮曰髡
盡及身毛曰剔

平原禮震年十七

禮姓
也左

傳衛有大
夫禮孔

求代歆死帝竟不赦歆死獄中

十二月庚

午以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

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

柳

復扶又翻

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

揚武將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奴

治直

之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

杜佑曰雲州治

雲中縣縣界有高柳城闕駟曰高柳在猗氏縣北百三十里酈道元曰高柳縣故城舊代郡治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

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

麥秀兩岐

蠶月既採桑斫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葉茂盛麥率一莖一穗罕有兩岐者故以

瑞為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樂音洛

安平侯蓋延薨

蓋古盍翻

交趾麓泠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

師古曰麓泠音麋零交州外域記曰

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有雒將銅印青綬宋白曰峯州漢麓泠縣地

交趾太守蘇定以灋繩之徵側忿怨

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

俚皆應之

郡國志曰南郡秦象郡地在雒陽南萬三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宋白

曰愛州漢九真郡治胥浦縣驩州漢日南郡治朱吾縣

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

都麓泠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三月辛丑晦

日有食之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

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

武帝置期門郎掌執兵送從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漢儀虎賁騎鶡冠虎大單衣度徒洛翻從

千容翻

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

守式又翻相息亮翻

對曰死得其

賁音奔

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

復扶翻

上大笈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

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

下遐稼翻

聽羣盜

自相糾擿

賢曰擿猶發也他狄翻

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

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

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

不以為負

賢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負也懦而繼翻又奴亂翻

但取獲賊多少

為殿最

殿丁旬翻

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

更工衡翻賊

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

稟給也帥所類翻

使安生

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盧芳與閔堪使使

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

繒慈陵翻

因使

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

月

朝直遙翻下同

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

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

復扶又翻下同

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馬援奏宜

如舊鑄五銖錢

廢五銖錢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元年

上從之天下賴

其便盧芳入朝南及昌平

昌平縣屬上谷郡賢曰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

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

謚法慈惠愛親曰孝

初懷縣大姓李

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

熹許記翻又讀曰熹治直之翻

二

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

為子偽翻

熹終不

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

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

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復扶又翻既薨上追思良乃賞

出子春

賞時夜翻赦也

遷憙為平原太守

郡國志平原郡在雒陽北千三百里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考異曰帝紀乙亥晦袁紀乙未據長歷三月丙申朔帝紀誤

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

章陵故春陵帝更名

五月乙卯還宮

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

妖賊李廣攻沒皖城

賢曰

皖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妖於驕翻皖音下板翻

遣虎賁中郎將馬援

驃騎將軍段志討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郭后寵

衰數懷怨懟

數所角翻
懟直類翻

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

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

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

好呼到翻

父不能

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

賢曰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

得之臣父不能得之

子況卑下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

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

量音良

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賢曰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

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

郡國志中山國在雒陽北一千四百里

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

為王 甲申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

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

少詩
照翻

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

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治直
之翻

十二月還自章陵

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

復扶
又翻

帝賜賢西域

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

不可假以大權

唐氏族志伯益之後封於鬻鄉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郡國志敦

煌郡在雒陽西五

千里敦徒門翻

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

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

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連兵入塞

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

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是始入塞為寇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

數所角殺略吏民詔拜襄賁令祭彤為遼東太守

賢曰襄賁

翻下同

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郡國志遼東郡在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祭則介翻彤當作

彤

彤有勇力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

從弟也

從才用翻

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

車船修道橋通障谿

障與嶂同山也山谿為阻則治橋道以通之

儲糧穀拜

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賢曰扶樂縣名屬九真郡余謂

賢說誤矣九真郡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實免次年封為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註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逕其北

南擊交趾

十八年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

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

宕渠縣屬巴郡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

賢曰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
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師古曰宕音徒浪翻 帝遣吳

漢等將萬餘人討之 甲寅上行幸長安三月幸蒲坂

蒲坂縣屬

祠后土 馬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河東郡

至浪泊上

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按馬援既平交趾奏
分西里置封溪望海二縣水經曰葉榆水過

交趾麓泠縣北分為五水絡交趾郡中其南水自麓泠
縣東逕封溪縣北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

進屯焉宋白曰馬援自九 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

真以南隨山刊木至日南

谿 禁谿水經註及越志皆作金谿其地蓋在麓泠縣西
南水經註曰徵側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之竺芝扶

南記曰山溪瀨中謂之究賢曰其地今岑州 賊遂散走
新昌縣也余按唐志新昌縣屬豐州岑字誤

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戊申上行幸河內戊子還

宮 五月旱 盧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

復扶又翻

與閔堪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

中十餘年病死 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

郡國志廣漢郡在雒

陽西三千里巴郡在雒陽西二千七
百里蜀郡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

圍成都百餘日秋

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

編竹木以渡水
大曰筏小曰桴

泝江下

巴郡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

於南郡長沙而還

帥所類翻還從
宣翻又如字

冬十月庚辰上幸

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楚之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

還祠章陵十二月

還宮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置州牧事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至哀帝建

平二年復為刺史

元壽二年復為牧

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

議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

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

穆次第當為元帝後

昭讀為侶音韶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

於太廟

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

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為祖昭帝為曾祖故追尊及祠之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

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祭祀志曰時詔曰宗廟處所未定且

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且各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者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馬援斬徵側徵貳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

入原武城

妖於驕翻單音善原武縣屬河南尹

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

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

數所角翻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

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
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
小挺緩令得逃亡

賢曰挺解也余據禮記月令
挺重囚挺寬也音待鼎翻

逃亡則

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

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 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

等至居風降之

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真郡今愛州交州
記曰居風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

十里山有風

嶠南悉平

賢曰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
高曰嶠居廟翻考異曰援傳作

門常有風

都羊帝紀作都陽今從紀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擊
交趾十九年四月斬側貳等因擊都陽等降之援傳十

七年拜伏波將軍討側貳十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斬側貳蓋紀之所書者援奏破側貳及傳側貳首至雒之時也沈懷遠南越志云徵側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援傳近是今從之 援與越人申

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賢曰駱者越別

名林邑記曰日南盧容浦通銅鼓外越銅鼓即越駱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

閏

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為王 郭后既廢太子彊

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

殆

說輸芮翻處呂呂翻近其靳翻

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

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

數所角翻

上不忍遲回

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

春秋公羊傳曰立嫡

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東海王陽

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

子之情重久違之

重難也

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

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灋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

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

之情愈篤

論語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

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

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

問古覓翻處昌呂翻

亦

何以過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

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

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

施而門無遊俠

西都之季萬章樓護陳遵等皆俠遊於貴近之門至於此時亦有杜保王磐之

徒好呼到翻施式
鼓翻俠戶頰翻

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

姓譜

鮮于本子姓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支子
仲食采於于因以鮮于為氏裒蒲侯翻

知其有用猶

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

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

少詩沼翻為于偽翻

是以世稱其忠上

以沛國桓榮為議郎

沛國即沛郡建武二十年中山王輔徙封沛始為國續漢志凡郎官

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
騎惟議郎不在直中議郎秩六百石

使授太子經車駕

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

難乃旦翻

榮辨明經義每以禮

讓相厭

厭服也一葉翻

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

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汝南

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

鍾興為公羊春秋嚴氏學也

賜

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

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

復扶又綱

而興遂固辭不受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

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

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

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蔡質漢策曰雒陽十二城門

門一亭賢曰夏門雒陽城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乘繩證翻

駐車叩馬

叩近也以刀

畫地大言數主之失

數所具翻

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

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

箠止蓋翻

宣叩頭曰願乞一

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

將何以治天下乎

治直之翻

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

楹

楹柱也

流血被面

被皮義翻

帝令小黃門持之

小黃門宦者也屬少府

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

彊其兩翻

宣两手據地終

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

亡謂亡命死謂犯死罪者

吏

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

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

賢曰彊項言不低屈也

賜錢三十萬宣

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慄當作慄慄音

匹妙翻前書音義曰慄疾也非此義

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

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

復芳目翻下同

父

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

賢曰光武嘗從皇考

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宇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又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

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

任音壬勝也日復一日

日復之復扶又翻下復增同

安敢遠期十歲乎吏

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笈復增一歲進幸

淮陽梁沛西南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

討之路由越舊

舊音髓

邛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灑

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

勞力到翻

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

越舊郡治邛都任貴

所據宋白曰漢邛都縣唐為雋州越舊縣

遂掩任貴誅之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徒

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

無罪加之以罪曰入百官志太倉令

屬大司農主受郡國漕轉穀秩六百石下遐稼翻

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

竇融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

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辛亥漢薨

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

漢性彊力

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

陳讀曰陣

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

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

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賢曰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

每

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辦皮篋翻具也賢曰即裝

也避明帝

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

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

諱改之

巡曰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謹慎之察也斤音靳

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

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

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匈奴寇上黨

天水遂至扶風

郡國志上黨郡在雒陽北一千五百里天水郡在雒陽西二千里

帝

苦風眩疾甚以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

賢曰尚書

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註云臨終之命曰顧命顧音古雒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余謂廣室者寢

殿也據晉書元帝紀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令夏施青練帷冬施青布則廣室之為寢殿明矣

會

疾瘳召見興

見賢通翻

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

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

感動左右帝遂聽之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

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為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

事

彊其兩翻復扶又翻任音壬朝直遙翻

遂罷之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

河內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壬辰以左

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乙未徙中山

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

豐盛莫比

況郭后弟也數思況者以慰后心耳數所角翻

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之

勞力到翻

援曰

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

邊野以馬草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

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魯

東海楚沛國

皆諸皇子封國也後東海王彊兼食魯郡而都於魯時猶為魯王興國

十

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壬寅車駕還宮馬援

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

賢曰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

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

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

復扶入翻

居高堅自持勉思

鄙言松統之子固友之子也

劉尚進兵與棟蠶等連

戰皆破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韋

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

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惡行也郡國志本屬益州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置永昌郡治不韋史記正義不

韋縣北去葉榆六百里

斬棟蠶帥西南諸夷悉平

帥所類翻

烏桓與

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

被皮義翻

其

居止近塞

近其新翻

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

辜

五郡謂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也

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

蕭條無復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塞稍

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

外白山者最為彊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

考異曰

劉昭注補後漢書志亦謂之續漢志其郡國志注云中郎將馬援誤也帝紀冬十月遣援出塞擊烏桓援傳十

二月出屯襄國明年秋將三千騎出高柳袁紀在八月祭彤事前今從之

鮮卑萬餘騎寇

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

被皮義翻陳讀

曰陣虜大犇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

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

裸郎果翻怖普布翻復扶

又翻冬匈奴寇上谷中山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

并西域數攻諸國

橫戶孟翻數所角翻

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

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

見皆流涕稽首

鄯上扇翻稽音啓

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

邊未服皆還其侍子

史所謂量時度力也

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

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

敦煌徒門翻

願留

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
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雒陽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秋九月戊辰地震冬

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以光祿勳杜林為大
司空初陳留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

火尋滅

江陵縣屬南郡

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

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

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

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策簡

策編簡為之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國史亦用簡策此書諸策即史策也尚書古文書以八寸策

是

歲青州蝗

青州郡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

匈奴單于興死子左

賢王烏達鞮侯立復死

鞮侯奚翻

弟左賢王蒲奴立匈奴中

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

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

人畜饑疫死耗太

半

賢曰三分損一為太半

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

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

考異曰帝紀是歲匈奴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

使茂報命按明年又有比遣使詣西河內附然則茂所報者非比也今從南匈奴傳

烏桓乘匈

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

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降戶江翻

西域諸國侍子

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

善攻殺龜茲王

龜茲前書音丘慈賢曰今龜音丘勿翻茲音沮惟翻盖急言耳

鄯善王

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

復扶又翻下同

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

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

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任其所從

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

南羌

南羌即湟中諸羌從子容翻

乃表河曲列四郡

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也

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

丁斷

管翻氏音支

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

景元默養民五世

高惠及呂后文景為五世

財力有餘士馬彊盛

故能睹犀布璫瑁

璫音代瑁音妹

則建珠厓七郡感蒟醬竹

杖則開牂牁越雋

蒟音矩牂音藏雋音髓

聞天馬蒲萄則通大

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開苑囿廣宮

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

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觀古玩翻師古曰視讀曰示觀視之者示之令觀也及

賂遺贈送

遺于季翻

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勝音升

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

榷古岳翻酤古暮翻

莞鹽鐵鑄白金

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

畜許救翻

民力屈

屈其勿翻

財用

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

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

使疏吏翻衣於
既翻斷丁亂翻

然後勝之是

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

所悔哉

事並見
武帝紀

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

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

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

別彼
列翻

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

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

畜許
救翻

與漢隔絕

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

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
使置質于漢

樂音洛數所角翻
質音致謂侍子也

願請都護聖上遠覽

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

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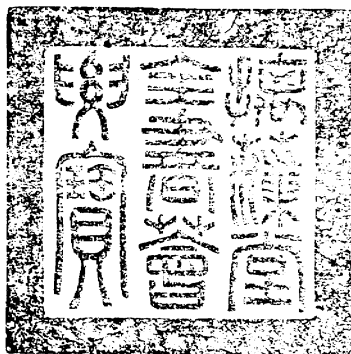
禹貢曰西戎即序
即就也序次也禹

就而序之非尚威服致其貢物也師古曰昔周公相
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
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
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
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然後歸之
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却走馬事見十三卷

文帝
元年



資治通鑑卷四十三



總統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彭希純